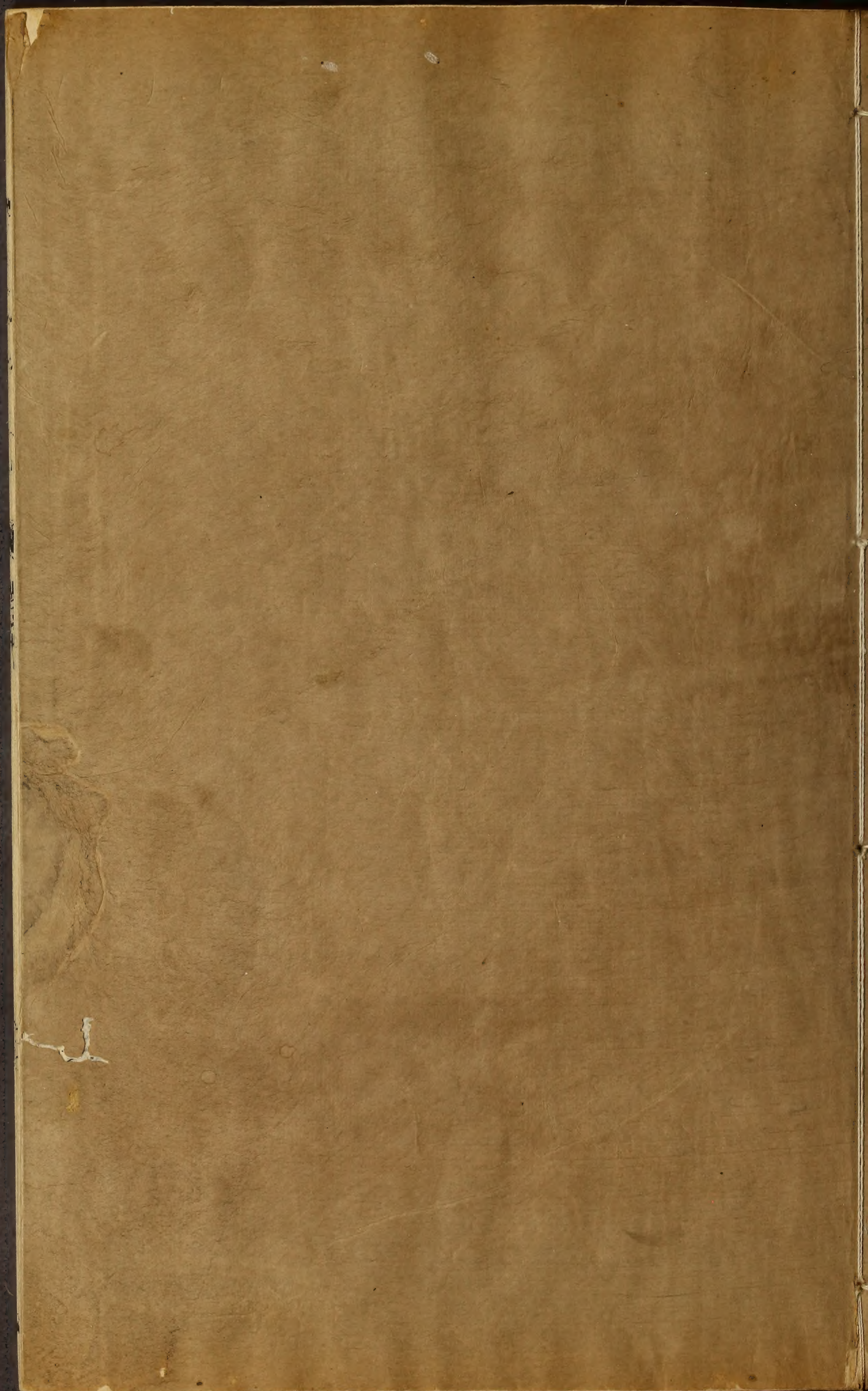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九

聖治四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工部及光祿寺每年動用錢糧數十餘萬近俱節省減至數萬但節用之事有益於此即無益於彼近來鋪戶招買頗有難於辦理者以此故耳如欲禁止江浙養蠶織帛亦甚易然衣布者多則布價更

昂於帛亦未可知朕記前曾禁貂皮而諸項皮張竟與貂皮同價總之天下事託諸空言則易見諸實事則難行文與辦事固不同也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鉅豫知而備之則易於措辦所以朕於各省大小事務惟欲速聞之也即如各省來京之人從福建來者朕以浙江米價詢之自江南來者朕以山東米

價詢之伊係經過之地必據實陳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隱亦皆實奏米價既已悉知則年歲之豐歉亦可知矣

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近日精神漸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舉發愈覺迷暈天下至大一念不謹即貽數百年之患爾等大臣又皆年老鬚髮盡白有奏事不能起者辦事有悞或推耳聾年邁者如此則事必致貽

悞古人雖云無爲而治人主不過總其大綱然一日二日萬幾豈皆大綱乎書中之言多不可憑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閱悉屬筆底描摹無足徵信所以讀書與行事截然不同爾等以爲我讀書報皇上亦是虛文務在盡心勉力庶不致有悞天下之事

十一月辛未

上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

諭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
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
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
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
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
欲言者今特召爾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
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爲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為
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羣臣子庶民保邦於
未危制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寛嚴
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
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
奏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竝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眞

主驅除耳今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

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二千

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爲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爲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阼久者不能遺令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爲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

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

汲汲小心敬愼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
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
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槩以
爲侈然自放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爲
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爲
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
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
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
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

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爲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爲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爲清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總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

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卽如今日留一二事未
理明日卽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
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莅
政無論鉅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爲改
正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
多先事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
執不必兼總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
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

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戸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卽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出自裁每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

前途倘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終身
遺語豈不可惜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
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
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
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
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
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爲己任許死
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
顚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爲天下盡其血神爲

四海散其形旣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至於萬事隳壞而後必然招天災人害雜然竝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牀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爲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

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
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
辨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
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
每覽此深爲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
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
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竝無靈異及
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
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

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游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增加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

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强支持脫有悮萬幾則
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
血誠一至如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
爲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
但得數旬之怡養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
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
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
莖有以烏鬚藥進者朕笑却之曰古來白鬚
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爲萬世之美

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竝無一人後進新
陞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
矣亦知足矣朕享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物無
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
息故視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倘
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大小臣鄰念朕
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
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
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

言不再

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政五十餘年海內昇平皆恃衆大臣爲朕股肱耳目朱子亦云爲政在於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實心任事直言勿隱方爲社稷蒼生之福爲大臣者當識大體不可瑣屑刻薄朕待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級若待大學士與小臣無異即非禮也又如翰林等作詩寫字作古文或時

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嘗求全責備也

乙亥八旗都統等因豁免公庫扣除銀兩率領兵丁謝

恩

上曰小人得財則喜用盡則怨見今八旗得見舊日風景者已無其人而能記憶祖父之遺訓者亦少以致風俗日奢人心不古嗣後務期悛改以副朕諄諄訓誡至意

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不理會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爲之屏藩耳蒙古終年無殺傷人命之事即此可見風俗醇厚若直隸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緣人多亦習尙澆漓使然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正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諸臣陳奏國家之事輒用稱頌套語於朕躬並無裨益朕歷年夏月避暑九月回鑾所積四月內戶外不能辦理之事

日夜辦理必在歲內完結至次年開印又復速為辦理無致壅積今自五十六年四月至今所積事務應作何辦理之處諸臣當切實指陳國家事務所關甚大豈可潦草完結若朕置事務不理諸臣又誰能擔任朕每念及中心惕然嗣後當盡刪除稱頌套語將有益於朕躬之處速為指陳使事務不致壅積可以知諸臣之實心報効而朕之病體亦得調護矣

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畿一帶歷年以來二月內或大雪大雨故麥苗滋長田禾尚可耕種今歲二三月間天時亢旱麥苗漸黃且有妨耕種朕憶國有大喪之年多遭水旱及今不可不豫爲准備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議或政事尚有缺失宜盡心講求雨澤亦應祈禱朕躬雖尚未愈爲天下憂更加兢惕爾等勿視爲故事也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從前屢諭諸臣及科道官員各省有應行奏聞事件隨聞隨即繕摺具奏非令其糾參不過欲知之早耳朕雖聞之亦不即聲明或未詳確亦不即治罪也即如去年河南兇犯亢珽等擾害地方妄行不法朕他有所聞即特頒諭旨遣大臣拏獲審結今歲聞江南地方起蛟即傳諭訊問陝西地震即差大臣散賑彼處人民咸謂皇上注念

小民加意軫恤少有災異有聞即便施恩不令失所近日湖廣地方有奸宄之徒揑造妖言煽惑愚民放火刼掠曾經總督滿丕奏聞朕即諭令審結此皆因朕聞知方傳旨遣人如無所聞何由降旨料理耶且各省兵丁空糧甚多康熙五十二年大賞天下兵丁時曾諭散賞諸臣逐一按名散給其遣往諸臣因不認識兵丁不能清查頂冒以致所有空糧隱匿尚多不獨遠省爲然即直隸近省空糧

亦不勝數豢養兵丁特爲備用而設平日將空乏之兵不行補足不行訓練臨時欲用縱有募補之兵累萬亦何濟乎此事朕甚慮之前歲朕聞往呂宋噶囉吧之人甚多恐其生事曾諭查明作何設法令回內地自從議奏之後聞於來船附回者頗衆此係外洋於內地毫無關涉而朕留心訪詢者並無他故不過欲知地方情形人數多寡以便整理耳且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糧等事朕頗得

聞知則人皆知畏懼可以悛改於事大有裨益此等有關地方事務及官員賢否諸臣何嘗不知即鄰省大吏亦未嘗不知或係師生親友或係同年或因子弟親戚在伊省居官故彼此相隱不以上聞何以防微杜漸嗣後九卿大臣科道官員凡有關地方事務及官員賢否有所聞即繕摺具奏若所聞未確不妨即以所聞未確之處一并聲明可傳諭九卿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四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朕臨御以來一切機務必皆躬親從不敢稍自暇逸但少壯時精力有餘不覺其勞今氣血漸衰精神漸減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仍欲如當年事事精詳則力有不能若草率辦理此心又所未安從來書生論歷代帝王多指摘過失謂其安享富貴耽於逸樂朕披閱史書歷觀古來帝王因深知爲君之難卽朕六十

年宵旰勤勞雖金石爲質亦應消耗況氣血之身乎又如詩文一事皆出朕心裁內書房翰林輩不過令其校對謄寫耳見今在位大臣年老者大約與朕年相仿衙門辦事不過一二時辰卽可歸寓安息有疾亦可告假且有託病偷安者同列與司屬豈能强之入署乎如去年考試武進士趙申喬在朕前睡去侍衞屢次喚醒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門辦事時可知矣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

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
所以無問鉅細朕必躬自斷制早夜焦勞而
心血因之日耗也但年力雖衰而志意始終
如一仍未少懈自朝至於日昃坐臥起居曾
無片晷餘閒勉强支持心勞力竭爾諸臣曾
無一人爲朕黽勉抒誠者或有不肖之徒見
朕精神氣血漸不如前因以爲奸亦未可定
此諸臣俱應留心者也朕前冬曾有諭旨爾
諸臣未必記憶理應不時省閱今部中之事

錯悞亦有如恩詔援赦刑部逐件具題殊非
舊例部院衙門如此類頗多朕欲不悉心詳
閱得乎又如總督鄂海題請蠲免甘肅米石
草束章奏甚長朕字字細覽所擬票籤錯悞
朕曾刪去改批發出總之諸臣徒事虛文見
朕躬煩勞不過云皇上理宜靜養似此皆如
畫餅有何實濟耶又凡有論說諸臣不過敷
陳頌揚套語如勵精圖治健行不息聖不自
聖安愈求安之類若與不讀書者言之甚覺

可聽朕讀書明理凡事皆身體力行此等粉飾浮詞六十年中盈溢於耳久已厭聞爾等務須實心任事盡去虛文於國家方有裨益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甲寅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叅領等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直隸巡撫守道等曰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年至古稀

太祖高皇帝時大臣官員幼時及見三分之一
太宗文皇帝時大臣官員猶見其半
世祖章皇帝時大臣官員俱曾全見明萬曆泰昌天啓崇禎時大臣官員及舊太監亦曾有及見者朕凡事留心詢問故於前朝諸事知之甚悉御極以來嘗思事多變易皆難豫定惟寬平公正因時制宜一切未嘗豫執己見孔子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勞無刻不以民生爲念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

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陜西尤甚
其所以致此者必有根源蓋自用兵以來大
兵經行之處督撫及地方官惟期過伊地方
便可畢事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
倉卒間無可設法勢必那用庫帑及撤兵時
又給各兵丁馬匹銀兩即如自藏回來之將
軍以及兵丁沿途所得反多於正項動輒萬
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銀兩出自何項並
無一人問及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已題叅

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卽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項銀兩終無著落故用兵之地歷年錢糧奏銷朕悉從寬緩正爲此也前蕩平三逆原任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餉至四十餘年尚不能淸完朕念皆係軍需那用將未完銀兩俱從寬免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悞國帑下可不病民力去年陝西督撫題參虧空各官奏請將此虧空銀兩追出以充兵餉後追比不得伊等無可奈何巡撫噶什圖

密奏欲加通省火耗以完虧空此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應甚多故於正項之外畧加些微以助其不足原屬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其加添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徵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噶什圖奏摺申飭批發第陝西督撫既不能追比虧空又不敢請撥錢糧倘有緊要軍機焉能不致遲悞朕因交

與議政大臣動戸部庫帑解送矣又如賑饑一事自應於夏麥無收之後散賑方於百姓有益今各省每於三四月間或遇有冰雹或雨澤愆期即借此以爲青黃不接具題請賑冒銷倉穀及至五六月時民間乏食而倉中已顆粒無存矣且今年陝省地震因言倉糧朽爛奏請蠲免夫地震何至糧朽此皆州縣官借端開銷耳今各省雖有虧空而陝省尤屬緊要特傳集爾等面諭其噶什圖所奏虧

空錢糧一摺交與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

敬天

康熙七年戊申五月壬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親政以來孜孜圖治期於民生乂安聿臻上理乃今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茲復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令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勤政以答

天心其在內各部院官理應各盡乃職公廉自
効副朕信任之意今惟瞻徇情面圖潤私家
不念國計但求便己有負倚任在外督撫提
鎮以下各官原欲令其綏理地方撫恤軍民
咸令得所近見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軍
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此皆內外
大小各官不務公廉有違
天意以致災異頻見嗣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
前非如仍因循舊習不行更改事經察出從

重治罪

乙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近見天氣亢暘禱雨未應風霾日作禾苗枯槁倘仍不雨秋成無望民生何賴皆由內院六部都察院大臣不能公忠體國政事舛錯及一切事務應完結者駁察耽延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胥吏乘機作弊者甚多著即指名叅奏從重治罪其才庸不能辦事者亦著叅奏黜革勿得徇情

姑留如經朕知或被傍人糾參將該管官治
罪不貸刑部督捕等衙門獄訟牽連日久不
結令無辜沈寃獄底而擬罪引律偏用重條
嚴刑酷罰以苛察為明深求為能積怨旣深
上干
天和垂示災異宜加修省以為消弭之計至科
道職司言責糾參建白必有益國計民生方
應陳奏勿得苟且塞責各部院大小臣工尚
其同心協力修舉政事共挽

天心體朕惓惓求治之意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庚午

上諭禮部今歲三春無雨風霾日作耕種愆期

民生奚賴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未洽大小臣

工不能殫忠爲國恪修職業瞻顧因循惟圖

自便偏私怠忽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深切儆惕今實圖修省

勵精勤政體

上天仁愛之意感召休和爲民請命內閣六部

都察院等衙門大小臣工各有職掌皆宜體
朕倚任之意共劻贊襄持廉秉公克盡厥職
天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以迓
天庥爾部即遵諭通行申飭

四月戊子

上諭禮部時已入夏亢暘不雨農事堪憂朕念
切民生躬自刻責特頒諭旨戒飭各官修省
祈求雨澤乃精誠未達霖雨尚稽朕晝夜焦
勞不遑啓處茲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祭告懇祈甘霖速降以濟民生爾部即諏
吉備物俟朕親詣行禮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戊寅

上諭兵部尚書明珠曰朕初因修葺宮殿暫駐
瀛臺今天時方旱甚軫朕懷雖修葺未竣即
日還宮修省

九月乙亥

上諭起居注官胡密色曰朕適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

太皇太后問朕曰頃者地動爾知之否朕奏曰

此乃

天心垂異以示警也

太皇太后諭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

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

天意耳朕仰繹

慈訓誠爲克謹

天戒之要也爾其書諸史册

己卯御史馬大士疏言京師地震請

敕大小臣工實圖修省

上曰變不虛生地動示警皆由政治未協朕心深爲怵惕力圖修省務期庶績咸熙大小臣工其各洗心滌慮省改前愆恪供職業共回

天變

康熙十六年辛巳三月己丑

上諭禮部帝王克謹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詳加推測不時具奏今欽天監於尋常

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等項應行占奏者並未奏聞皆由該監官員冒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戊午六月壬午

上諭禮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捷如影響豈曰罔稽今時值盛夏天氣亢暘雨澤維艱炎暑特甚禾苗垂槁農事堪憂朕用是夙夜靡寧力圖修省

躬親齋戒虔禱甘霖務期精誠上達感格
天心爾部卽察例擇期以聞
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庚申
上諭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
業勤求治理必欲陰陽順序和氣迎庥或遇
災異示儆務省愆思過實修人事挽回天心
茲者地忽大震蓋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
人行政多未允協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
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或貪縱無忌或因循

推諉或恣肆虐民是非顛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
天和召茲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昭感格而致嘉祥朕力勤政務實圖修省應行應革事宜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督撫直言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並督撫提鎮俱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仍
通諭內外軍民人等知之
是日

上名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滿漢各官齊集
命大學士明珠等傳諭曰朕因地震力圖修省
務欲挽回
天意爾各官亦宜洗心滌慮公忠自矢痛改前
非愛民爲國乃爾等全無報國之心於所善
之人卽以爲善而奏聞所不合之人卽不行
奏請此等不公事情朕聞見最確猶望改過
故不卽行處分今見所行愈加貪黷習以爲
常且從前遇有災變之事朕亦屢加申飭一

時在朕前俱云欽遵申飭之旨究竟全不奉行前此大奸大惡之人朕重加處分爾等所明知也科道各官於大奸大惡之人未見糾叅或因事體曖昧未有憑據難於舉發此後科道各官如有確見即據實叅奏若依然虛飾如前所行奸惡巧爲掩飾不加省改或事情發覺或經朕訪出雖欲寬免國法具在決不貸宥其卽傳諭諸臣咸使知之

壬戌

上召滿漢大學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
左翼門
命侍衛傳諭曰頃者地震示儆實因一切政事
不協
天心故召此災變朕不敢諉過臣下惟有力圖
修省以冀消弭朕於宮中勤思召災之由力
求弭災之道約舉大端凡有六事爾諸大臣
總督巡撫司道有司各官咸共聞知務期洗
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斯於國家有所裨益

卽爾等亦並受其福庶幾
天和可致若仍虛文掩飾致負朕意詢訪得實
決不爲爾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已極大臣
長吏之家日益富饒民閒情形雖未昭著近
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
非其明驗乎此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官科派
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
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閒易盡之脂膏盡歸
貪吏私橐小民愁怨之氣上達於

天以致名水旱日月星辰之變地震泉涸之異
一大臣朋比徇私者甚衆每遇會推選用時
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
竝不問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謂不上干
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
於攻城克敵之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
但志在肥已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
將良民廬舍焚燬俘獲子女攘取財物名雖
救民於水火實則陷民於水火之中也如此

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外官於民生疾苦不使上聞朝廷
一切爲民詔旨亦不使下達雖遇水旱災荒
奏聞部覆或蠲免錢糧分數或給發銀米賑
濟皆地方官吏任意侵漁揑報虛數以致百
姓不沾實惠是使民窮而益窮也如此有不
上干
天和者乎一大小問刑官員將刑獄供招不行
速結使良民久羈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

證據無憑枉坐人罪其間又有衙門蠹役恐
嚇索詐致一事而破數家之產如此有不上
干
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
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罔市利干
預詞訟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鋒反行財
賄甚且身爲奴僕而鮮衣良馬遠勝仕宦之
人如此則貴賤倒置所關匪細以上數條事
雖異而源則同總之大臣廉則督撫有所畏

憚不敢枉法行私督撫清正則屬下官吏操守自潔雖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大爲民害此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寬容今

上天屢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嚴行戒飭以勉思共回

天意作何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庚午

上諭禮部農務爲國家之本粒食乃兆姓所資必雨暘時若而後秋成可期自去冬以來雨雪未降今時已入夏甘霖尚稽久旱傷麥秋種未布農事深爲可虞且失業之民饑饉流移尤堪憫惻或因政治未協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循省儆惕茲當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親行祈禱爲民請命爾部即擇吉具儀來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時亢暘猶望雨澤之降今觀亢旱已甚天行之愆乃人事之失如有應行應革事宜令九卿詹事科道官員會議奏聞

庚寅

上諭刑部時已季夏雨澤愆期邇來亢旱益甚農事堪憂朕思天人一理感格之道必有未孚且刑獄或有淹滯寃抑之氣最能上干

天和內外大小問刑各衙門審讞案件恐有聽
斷不公曲直顛倒以及草率怠忽任意遲延
致無辜之人久羈狴犴爾部卽通行申飭自
後問刑各官凡應速結事情卽爲歸結勿得
借端稽緩苦累平民務期虛公明允詳愼得
情以副朕欽恤刑獄感召休祥至意

七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道關於人事彗星上見政
事必有闕失其應行應革者令九卿詹事科

道會議以聞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月朔日食十六日月食且比日積陰無雪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卽當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當歟或下有寃抑未得伸歟爾等傳諭廷臣詳議奏聞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時畧旱矣而欽天監奏四月朔日食凡應行應革之事其令九卿詹事

掌印不掌印科道集議以聞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一月甲戌

上諭禮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實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爲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務精白乃心各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俱著停止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壬午朔欽天
監預奏日食分數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
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
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
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於人事乎
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以奏聞
十一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自臨御以來早夜孜

孜以敬天勤民爲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災
變則尤悚然靡寧今次地震朕心不勝兢惕
方今外寇初平海宇無事而災變示警不可
不加修省朕披覽前史如漢之文景宋之仁
宗亦有此異因其克修人事遂獲長享太平
其他遇災不警視爲適然卒致衰替可爲炯
戒每見內外大小官員多圖暇逸怠於職業
能實體朕懷留心民事者甚少茲宜各殫乃
忱共勷實政以爲修弭之道一切政事有應

興應革者爾等可悉心講求集議具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曾因亢旱晝夜焚香懇禱

上帝至祀

圜丘之日立見感格大沛甘霖始知幽獨之誠

具在

上天昭鑒中也後又值旱災左右奏請朕仍前

禱雨朕言今天下豐裕朕心之誠恐不及前

上天皆已鑒知不宜輕禱此朕不敢稍有虛僞

之意故以此心告之諸臣自今以後益當與
爾等加意圖治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欽天監奏立夏時巽方風
起是日朕於宮中占驗乃東北風起欽天監
務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應據實啓
奏何必避忌至各處風信不同或他處東風
亦未可定且春秋誌災不言其應孔子書此
之意所以示儆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並未

嘗有所避忌也爾等傳諭欽天監知之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冬雪應時入春以來雨澤霑足無風朕即向衆諭云交夏必旱秋月轉恐雨水過多今觀天時果旱雲氣方起即繼以風自古人事有失必干

天和或政事未盡合宜或用人未能允當大小官員或有暗結黨援以及殘忍之人尚居職位囹圄中或有無辜凡若此等不能保其必

無爾內閣會同九卿科道一一詳問具奏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京師抱恙而出今尚需人扶掖而行又兼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寢食不安自古君臣之義甚重必上下一德相成然後能感

上天之心名致和氣不在徒飾虛文務空名以從事也今當此亢旱之際我君臣應夙夜靡寧以爲萬民籌畫生計大抵諸臣內實心以

國家爲念者固自不少而秉性好惡亦不可謂無人惟爾諸臣宜仰體朕懷日存憂惕爲羣黎竭誠祈禱庶幾甘霖可冀早沛也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

天壇大祭朕親詣行禮曾有諭旨嗣因朕躬少有違和大臣等再三奏請故下旨遣大臣恭代朕則照常齋戒兩日今朕躬安好如常必

親祭方展誠心朕仍親詣行禮大臣等不知

朕意或又行奏請朕今年已六十行禮時兩
旁人少爲扶助可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庚戌太常寺
疏請致祭
天壇應遣大臣恭代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卽位以來凡大祀皆躬
親行禮去年大臣等以朕年高恐致勞瘁請
遣大臣恭代彼時朕躬尚能親往行禮故不
允所請今年入夏雨水稍不及時慮傷稼穡

積悶之極身體甚是不安頃雖較前稍愈猶
覺無力難以行禮祀典關係重大勉强而行
畧有錯悞反非誠敬之意著如所奏遣大臣
恭代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庚戌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連日望雨近今西南風起雲生
隨散理合祈求雨澤著交與該部速議令京
師祈雨朕於此處俟部覆到日亦一體祈求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十一月初一日冬至祀

天明日卽應齋戒朕因腿足乏力來至湯泉身雖在此瞻望

郊壇不能釋懷爾等傳諭太常寺令將齋戒牌銅人照常送至乾淸門朕在此照常齋戒其從祀人員齋戒務令恭敬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日食雖係一定交限可

以推算且今歲元旦日食被陰雲微雪未曾得見但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政事或有缺失之處諸臣確議以聞

十一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敬

天尊

祖所關至重至大朕自御極以來凡

壇廟祭祀朕俱親詣行禮年來因多病足痛不

能親往每遣大臣恭代孔子云吾不與祭如
不祭朕自不能親詣甚切思慕欲得瞻仰
郊壇而非祭祀之日則典儀未備又非盡誠盡
敬之禮今朕躬稍愈如南苑湯泉乘肩輿俱
可行走今冬至齋戒之時朕足雖不得力潔
誠之念有餘擬於祭日朕躬親詣於祭祀之
前升
壇瞻仰省視俎豆若可跪拜朕拜後退處更衣
幄次俟恭代親王行禮畢然後回宮朕心始

安已將此旨諭諸皇子爾大臣會同議奏此係創行之禮如大臣以從無此典或引據書史爲言朕年已老在位六十年矣豈易得此倒乎目今朕躬安好可以前往倘此數日內朕躬稍覺不能親往再傳諭停止未晚也尋

大學士等奏

皇上敬

天之心六十年如一日今

聖壽將屆七旬足疾未愈時值嚴寒尤宜調攝

仰懇依允衆情停止

親詣行禮

上命諸皇子傳諭曰

天壇朕必親往前者朕躬欠安偶未親祭王以下公以上俱不齋戒此次著照常齋戒隨朕前往不必隨朕行禮朕行禮時不必贊禮作樂俟拜畢至更衣幄次命親王偕衆行禮禮畢朕乃回宮朕躬親往之處著書於祝文內

諸臣又奏本月十二日

皇上躬詣
天壇十一日
御太和殿視祝文香帛
聖躬未免太勞懇祈
皇上暫停親視令內閣恭捧送往
上曰朕照常親視祝版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法祖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子

上諭宗人府自古帝王建國親親賢賢義在並重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以來篤念本支敦睦九族咸加愛惜欲其

成立以共膺福祿也朕思罪有大小法有輕重宗室犯罪遽行革除宗室朕心不忍除
世祖章皇帝時定案外自順治十八年以後凡宗室有犯罪革除宗室者著將情節一併查明具奏

九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昔我
太宗皇帝遣發王師獲額哲等以歸念其爲察哈爾林丹汗之子乃元朝苗裔不忍廢絶特

沛殊恩加封和碩親王追額哲旣沒以其弟
阿布奈襲封王爵阿布奈宜思世受恩眷竭
誠圖報乃上負國家豢養之仁累失外藩朝
賀之禮情罪重大理宜削封但念
皇祖太宗
皇考世祖優容撫恤之意不忍奪其封爵其以
阿布奈之子布爾尼仍襲封和碩親王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乙酉
上諭內閣翰林院致治之道無過法祖鑒於成

憲乃罔有愆欽惟
太祖高皇帝開天垂統
太宗文皇帝式廓鴻圖規模弘遠啓佑無疆朕
御極以來景仰
先猷時切儀型之念
世祖章皇帝時曾命儒臣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雖具藁進呈未經裁定頒布茲特命
總裁纂修各官悉以前式分別義類重加考

定勒成全書朕得以朝夕觀覽是訓是行亦
俾子孫率由無斁爾等膺兹委任須恪恭勤
勵務期早竣以副朕覲光揚烈至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古來帝王如唐虞之都
俞吁咈唐太宗之聽言納諫君臣上下如家
人父子情誼浹洽故能陳善閉邪各盡所懷
登於至治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
苦生民利弊無由上聞我

太祖
太宗
世祖相傳以來上下一心滿漢文武皆爲一體
情誼常令周通隱微無有閒隔一遊一豫體
恤民情創作艱難立萬世不易之法朕雖涼
德上慕前王之盛事凛遵
祖宗之家法思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
人父子之誼相待臣僚罔不兢業以前代爲
明鑒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國家撫定寰區削平逆亂必資將士

之力我

太祖

太宗訓誥戎兵申嚴紀律信賞必罰懲勸維彰

其時行閒將帥爭自奮厲所向奏功後因歷

年既久奉行少寬人情不無怠弛朕御極以

來恪守

祖宗成憲每於戎政兵機加意整飭自逆賊叛

亂各路將帥統兵征剿行間功罪屢經奏報
朕念我國家軍法自昔嚴明稽核殿最務從
詳確頻頒詔旨炳如日星今逆賊殄滅武功
告成振旅班師正分別功罪昭示懲勸之時
因思軍法固不可寬功罪自宜相抵必酌量
重輕情法允協庶俾羣心悅服激勵將來凱
旋將帥內見在應議者有直抵雲南建立功
績人員應詳察功過准其相抵雖未至雲南
果立有大功亦應准抵其未至雲南及並無

大功者仍照軍法處分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庚午

上諭兵部侍郎勒布等曰從來國家承平軍事不宜廢弛

太祖

太宗時兵器整齊堅銳今器械雖鮮明恐用時未必堅利此係爾部職掌嗣後可詳加點閱以副朕不忘武備之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壬戌禮部右

侍郎張英等以編纂孝經衍義告成進
呈
御覽
上曰孝經一書
皇考世祖章皇帝以孝爲萬事之綱五常百行
皆本諸此命儒臣博採羣書加以論斷名曰
孝經衍義朕繼述先志特命纂修今書已告
成著刊刻頒發以副
皇考孝治天下至意

九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昔

太宗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家蒙古復欲全收

喀爾喀未及行而

太宗皇帝賓天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

掠朕欲普天萬國皆得其所一體加恩特遣

大臣收集流亡使之安插得所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乙未

上諭禮部等衙門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永垂謨烈神功聖德千古莫倫
世祖統一寰區弘開景運治化綦隆光昭天壤
且當時勳舊翊贊勤勞若不及時彙輯成書
恐歲久人湮諸臣事蹟致滋闕畧應即行編
纂昭示奕禩應行事宜著內閣翰林院會同
詳議具奏

四月乙丑

敕諭纂修

三朝國史總裁官大學士等曰朕惟帝王肇基
垂統綏御萬方峻業弘謨必勤諸簡冊傳示
無窮所以炳耀豐功宣揚至治甚盛典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寶籙鼎命維新締造丕圖規
模弘遠
太宗文皇帝道隆作述運啓休明式廓禎符燕
貽景祚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化成治定中和懋建聲
敎遐敷惟

列祖之相承冠百王而首出鴻猷峻德巍煥難
名緯武經文昭垂無斁舉凡戡亂安邦之畧
立綱陳紀之宜用人行政之方牖民成俗之
本布於方策歷久彌新創制顯庸燦然明備
卽當時勲舊諸臣翊贊王室宣力四方亦莫
不託附風雲懋彰勞績唯從龍而應運信昭
代之多才朕夙夜紹庭思闡
先烈爰命儒臣恭修
三朝國史爾等其督率在館諸臣薈萃瑯函博

蒐掌故折衷至當裁訂成書毋尚浮夸而乖
情實毋徇偏見而失公平毋過質畧而意不
周該毋務鋪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
文極雅馴勤以董成敏而竣事庶幾垂型萬
世傳信千秋以覲耿光以揚大烈稱朕意焉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乙未領侍衛
內大臣索額圖等奏傳聞噶爾丹遠遁
請
皇上班師

上名領侍衛內大臣公舅舅佟國維等諭曰朕
以噶爾丹侵擾喀爾喀及外藩蒙古故秣馬
厲兵整軍運餉分路進勦曲盡籌畫告祭
天地
宗廟
社稷務期勦滅噶爾丹而還自兵丁以至廝役
無不思滅噶爾丹者況爾大臣俱係情願効
力告請從軍之人乃不奮勇前往逡巡退後
可乎倘有存退後之心者朕必誅之爾等視

朕爲何如人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親行仗劍以建丕基朕不法
祖行事可乎我師既至此地指顧間噶爾丹可
擒可滅而肯巽懦退縮乎且大將軍費揚古
兵與朕軍約期夾擊今朕軍失約即還則西
路之兵不可問矣還至京城何以昭告
天地
宗社乎佟國維等叩首謝罪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九月乙未理藩院

題喀爾喀故貝子阿南大之妻欲將貝

子與其第三子丹津承襲令其長子滾

楮克又呈請効力相應請

旨

上曰蒙古人欲各爲扎薩克不相統屬朕意伊

等若各自管轄愈善昔

太宗皇帝招徠蒙古隨得隨卽分旗分佐領封

爲扎薩克各有所統是以至今安輯宜如阿

南大之妻所請令其第三子承襲貝子其長子滾楮克倘欲另為扎薩克亦可封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月辛酉理藩院

題盜馬賊犯圖薩應擬正法

上諭曰往者塞外多盜近朕遣人敎養蒙古申嚴法禁盜賊屏迹四十八旗各獲生理風俗稍醇而圖薩獨先犯禁決不可恕且此法非

朕創之也

太宗文皇帝時因蒙古等無房舍牆垣法令若

輕則馬匹難養故爾定法以警匪類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月乙巳朔

上臨和碩裕親王福全喪哭奠畢自蒼震門入

景仁宮諸王大臣齊集宮門奏請

駕回乾清宮少息

聖體復幸塞外避暑

上諭曰朕但恐

皇太后過哀朕心不安耳俟王殯後朕再起程

至於居便殿者非自朕始乃

太祖
太宗之舊典也
丙午
上傳諭次日臨裕親王喪諸王大臣齊集後左
門叩首再四勸止
上諭曰
太宗時穎親王之喪
太宗親臨數次載在
實錄此皆爾等所知穎親王係

太宗之姪況裕親王乃朕之親兄乎此朕效法
祖宗並非太過朕昨因暑天勞頓今日未往明
日必當再臨爾等不必懇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閱
實錄
太宗皇帝統大軍抵北京擊敗明兵凱旋之時
諸大臣競進曰臣等隨從至此本圖建立功
業今奈何薄城而不取

太宗皇帝曰今取此城甚易當覩天意何如嗣
後北京爲流賊所據我諸王佐
世祖皇帝直取北京統一寰宇逮於朕躬歷二
代六十五年今天下治安率土人民咸享太
平之福此亦朕恪守
祖業夙夜勤勞之所致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乙巳
上遣都統蘇滿等往蒙古會盟
諭之曰會盟之事肇自

太宗文皇帝三年一次遣大臣會盟朕遵行已久爾等前往不得生事蒙古漸次皆已富饒亦無大事或有小事來訴爾等但從公審理而已至蒙古餽爾等馬匹勿得收受亦不得買其馬匹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